

一、阿公的日曆

亞卉

年已經過了，我們還沒有把日曆拿回去給阿公。

爸媽每年在年尾時都會去要份日曆，帶回去給住在鄉下的阿公。這次因為諸多雜事耽誤了。

車在房子前面停下來，我望向屋內，看到在屋內坐著的老人，正透過窗戶的舊玻璃凝視著外面發生的事情。但直到我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去叫聲「阿公！」時，他仍沒有認出我來。隨後進來的爸爸他倒是馬上就認出來了，移著小碎步走過來，臉上好像還是原來的表情，但周遭的空氣忽然變得鮮明奕奕起來。

我環視屋內，一副嶄新的日曆正正的挂在牆壁上，不顯眼的角落還有一份月曆。阿公說因為年就到了還等不到日曆，只好叫親戚去別處拿一份來用。

爸趕快將帶來的日曆拆開呈上。是最普通的那種日曆，薄薄的紙面光滑得像是有層蠟打過、頁面分成上下二半，上面是大大的阿拉伯數字、下面印著大大的工廠名號，怎麼看都與牆上挂的差不多，頂多字大點而已。但阿公看著手上那份日曆，露出笑容，彷彿終於又遇到老朋友似般的開心。

爸將日曆換上，撕掉兩頁。阿公問：「今天二號了嗎？」我看了下原來那份日曆，是二日沒錯。

阿公想為那份換下來的日曆找出路，問我們用不用。阿公愛用日曆更甚於月曆，因為一天撕一張，不會弄錯日期，月曆一張裏有三十、三十一格，要記得今天是哪格這個額外的記憶對老人家來說已經是個負擔，輕微的帕金森症使阿公瞬間即忘眼前事。

有次阿公去領老人年金，辦理人員問他：「阿伯，你不是早上剛來領過了嗎？」「噢，我來領過了嗎？」阿公就又回家了。

我不去多想，阿公撕日曆時，是否也會如此，心裏老惦記著每天要撕日曆，卻忘了自己今天是否已經撕過，所以過不多時再去撕一張，導致到最後還是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夕。其實，今天是何日對個過目即忘的老人家來說，也許不再那麼重要。日曆之於阿公，可能已不在於報日的功用，而是在一切可能將逐漸忘卻的日子裏，陪伴著他履行生命永恒的規律。

二、花園

唐慧兒

一般英國住家的門前和後院都有一塊綠地叫花園。回想起十多年前我和兒子剛來英國時，門前的「花園」曾是我們融入英國社會的小橋。

那時我又忙又累。每天上班，採購，做飯，監督兒子做功課……腦子裏就是工作、兒子、簽證，世界在我心中很小。房子是租的，門前和後院的地是綠還是黃，好像沒注意過。

那天我下班回家，看見左鄰居七十多歲的麥克夫婦、右鄰洛拉夫人和我十二歲的兒子在我家門前的「花園」裏，麥克撐著垃圾袋，洛拉夫人正往裏裝碎樹枝，兒子正在掏矮樹牆中的爛紙片。我感到難為情，意識到「花園」的雜亂不堪。

我開始注意收拾和整理花園，清除雜草、打理玫瑰、修剪樹牆、澆水等等。後來這成了我百忙中也不會忘記的一項操作，我變得從心裏樂意做。每當我戴上手套，拿起工具，兒子就跟出來一起做。這時我專心致志，眼前的綠樹和青草使我感到生機盎然，泥土的芳香沁人心脾，疲勞和憂心的事一掃而盡。我想這也許是英國人愛做花園的原因吧。

每當這時，老麥克夫婦和洛拉夫婦，都常出現在各自門前的花園裏，和我們搭話。兒子的英語進步得飛快，他總愛回答他們的問題，並逗得他們開心大笑。他們說他很幽默。他使他們知道中國的自行車世界、粽子的來歷和月餅的意義。

麥克夫婦每次都把電剪拿出來借給我們用，用來修理樹牆，這樣能省不少力。後來兒子成了電剪「能手」，每次都把麥克夫婦和洛拉夫婦家的樹牆，還有鄰近幾家的樹牆順手都修剪好，並把剪下的枝葉清理乾淨。我和兒子走在街上，向我們打招呼的人多起來了。

洛拉先生是優秀的業餘網球和足球運動員，他常帶我的兒子到他的運動俱樂部去。後來我的兒子上大學後，先後是巴斯大學和烏維克大學的網球和足球選手。麥克夫婦曾邀請我和兒子，在星期天和他們一起到教堂做祈禱，我雖然最終沒有信奉基督教，但那時我開始思考信仰問題，開始覺悟到我信的不應該是什麼「主義」，應該是神。

十多年過去了，我們和洛拉夫婦早已搬離，麥克夫婦先後離世。已成家的兒子昨天來電話說，他開車路過那裏，特意停下，到那門前的「花園」旁邊站了好一會兒。

三、吃相

梁實秋

喝湯而不准吮吸出聲是外國規矩，我想這規矩不算太苛，因為外國的湯盆很淺，好像都是狐狸請驚驚吃飯時所使用的器皿，一盆湯端到桌上不可能不燙嘴熱的，慢一點灌進嘴裏去就可以不至於出聲。若是喝一口我們的所謂「天下第一菜」口蘑鍋巴湯而不一點聲音，豈不強人所難？從前我在北方家居，鄰戶是一個治安機關，隔著一堵牆，牆那邊經常有幾十口子在院子裏進膳，我可以清晰的聽到「呼嚕，呼嚕，呼——嚕」的聲響，。他們是在吃炸醬麵。

餐桌的禮儀要重視，不要太重視。外國人吃飯不但要席正，而且挺直腰板，把食物送到嘴邊。我們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」，要維持那種姿勢便不容易。我見過一位女士，她的嘴並不比一般人小多少，但是她喝湯的時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顆櫻桃那樣大，然後以匙尖觸到口邊徐徐吮飲之。這和把整個調羹送到嘴裏面去的人比較起來，又近於矯枉過正了。

人生貴適意，在環境許可的時候是不妨稍為放肆一點。吃飯而能充分享受，沒有什麼太多禮法的約束，細嚼慢嚥，或風捲殘雲，均無不可，吃的時候怡然自得，吃完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，像這樣的樂事並不常見。我看見過兩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，印象至今猶新。一次在北京一爿道地的小吃館。棉簾啓處，進來了一位趕車的，即是趕轎車的車夫，辮子盤在額上，衣襟掀起塞在襠布底下，大搖大擺，手裏托著菜葉裹著的生豬肉一塊，提著一根馬蘭繫著的一撮韭黃，把食物往櫃臺上一拍：「掌櫃的，烙一斤餅！再來一碗燉肉！」等一下，肉絲炒韭黃端上來了，兩張家常餅一碗燉肉也端上來了。他把菜餚分為兩份，一份倒在一張餅上，把餅一卷，比拳頭要粗，兩手扶著矗立在盤子上，張開血盆巨口，左一口，右一口，中間一口！不大的功夫，一張餅下肚，又一張也不見了，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滿臉大汗，挺起腰身連打兩個大飽嗝。

又一次，我在青島寓所の後山坡上看見一群石匠在鑿山造房，晌午歇工，有人送飯，打開籠屉熱氣騰騰，裏面是半尺來長的釀面蒸餃，工人蜂擁而上，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餃子來咬，餃子裏面露出綠韭菜餡。又有人挑來一桶開水，上面漂著一個瓢，一個個紅光滿面圍著桶舀水吃。這時候又有挑著大蔥的小販趕來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細的大蔥，登時又人手一截，像是飯後進水果一般。上面這兩個景象，我久久不能忘，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人，心裏坦蕩蕩的，餓來吃飯，取其充腹，管什麼吃相！

四、畫家之路

劉其偉

在課堂，或從讀者的來信中，常常向我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——怎樣才能把水彩畫好？

無疑地，也上才子無多，如果要把畫畫好，正如天下沒有一件事，無一不是經過千錘百煉，下一番苦功才能得來。

學習水彩，在入門時期，因為水彩的媒體要比其他媒體難以控制，往往一經下筆，就令人心灰意冷，甚至令人不敢回頭。可是一幅水彩的成功，猶比做人，如你要有抱負，要看自己是否立下了決心。一件事情的成敗，全由自己塑造出來。

尤其是學習藝術——繪畫和音樂，你該盡一切可能，首先學習「專心」；如你真正要把工作做好，除了養成這個習慣外，實別無他途。

養成專心的習慣，最好的開端，便是撇開無謂的交遊，孤獨自處。版畫家秦松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感人的話：「唯有在寂寞中完成的創作，才是真實的藝術。……藝術生於寂寞，而死於浮華。」

藝術家寧肯忍耐一生寂寞，不就一時浮華，才能踏入藝術的真境。在寂寞中，你才可以經常思考，專心創作。記得莎士比亞曾把詩人、畫家、情人、和瘋子列為同一種族。「瘋狂」就是「專一」，這便是你要成為藝術家所必須遵守的信條。

除「專一」而外，「讀書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凡一幅成功的作品，大都從思想中創造出來。一幅崇高的作品，給予觀眾的不僅僅是「美」，其最難能可貴者，實予人以一種難以言傳，祇能神會的感動、雅淡、與空靈。

繪畫中實際和理論、技巧與精神，是必相輔而行，如果要把生命賦予在你作品之中，它的力量，唯有從讀書中才能陶冶出來。

我曾經體驗過一件事：「即使從繪畫中得不到財富，也可以享受到豐富的人生。」